

編者語

2007年是馬禮遜牧師來華二百周年，港台兩地有不少紀念活動。國內某些歷史學者仍未能擺脫過時的思維，未能持平地從歷史的現實場景重塑傳教士的活動，卻往往抱著以政治為導引的意識形態，把馬禮遜的傳教活動看成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先驅的作為。本期刊登了三篇有關馬禮遜的研究論文，**邢福增**的〈大門口的傳道者〉，把我們帶進昔日的歷史場景，看到馬禮遜對當時的中國文化、刑法、風俗及宗教都存有不少負面的看法。如果我們今日重訪當地，由現今的時空角度看昔日的情況，產生負面的看法在所難免；馬牧師來自英國這個相對開明和先進的國家，因而有負面的看法，亦屬正常。馬牧師對中國的熱愛未嘗稍減，始終堅持以和平立場對應清廷的閉關政策，以和平方式傳揚福音，強調傳教士必須學習中文、認識中國文化，並且不滿走私鴉片等，可見馬牧師內心仍是光明磊落的。**李志剛**牧師則從碑文考證，論述馬牧師身旁人士對他在華傳道事工的肯定。這方面的研究可說是一項先例。碑文來自數方面，其中拉丁文及英文碑誌反映的主要是當時外商、傳教士及西方學者的悼念，觀點及述史角度雖有不同，但都是褒揚其貢獻。中文碑文也是由外人（各國友好）撰寫，至於一百年後由廣東中華基督教會所

立的碑誌，則有撮述生平的意味。總括而言，學界雖有人因政治觀點而對馬禮遜牧師作出不太公允的評價，然而正如李牧師所言，撰述人「對馬禮遜牧師深切的體認是忠實而客觀的評價」。墳場上的墓誌銘和紀念碑正是永垂歷史的見證。**楊耀威**〈馬禮遜神學思想述略〉對馬牧師的思想有基本的疏理。馬牧師的神學是保守的，是樸素的，這點對奠立中國教會的基礎非常重要，但在佈道上則有文化隔閡。對當時熱衷於偶像崇拜且文化水平低落的普羅大眾而言，馬牧師的宣教神學正統有餘而本色不足。我們經常強調基督教神學是有正典性，有不變真理的，但枯燥而抽象（甚至天馬行空）的教理，國人必須加倍費神費力才能明白，較諸洪秀全的宣教詩詞容易引起國人產生共鳴，馬牧師實有改進的空間。

公開園地有五篇文章。**曾思瀚**〈外邦人說亞蘭文？〉處理保羅以「阿爸父」來稱呼上帝的有關課題。「阿爸」並不是猶太人慣用的稱謂，但它與耶穌革命性的用語互相關連，確定我們因信耶穌而有的兒子名分。**周佩珊**〈後自由神學——建立亞洲神學的另類進路？〉一文，論述林貝克的後自由神學提出「文化－語言」進路，主要在於他對「認知－命題」的進路未能確定，而由於認知不能應用於神學命題，因此他指出神學的任務是為信徒在宗教意義上提供一種規範性的解釋。這是透過文本內涉（intratextual）的詮釋方法完成的，意思是宗教意義存在於文本之內，例如「上帝」的意義在於這個詞如何在某一特定宗教中影響該宗教群體的經驗，而所謂真，只在某一宗教群體內有意義。從這角度來建構亞洲神學，是綽綽有餘的。然而，如何能讓耶穌的話語（敘事）在亞洲多元文化的處境中展現其普遍性，則是漫長迂迴的道路了。

莊柔玉曾翻譯過韓瑪紹的《痕／迹》，她以韓氏這部著述的中文版翻譯為例子，說明譯者不是一部機器，不僅要能

信、雅、達地譯出原作，更要以自己的生命轉化原作者的意義，將之透過自己的生命表達出來，當中涉及文化、認知及生命的體驗。〈翻出文字的性靈——論基督教靈修著作的翻譯〉使我們看到一篇好的譯文，並不是機械式地翻譯過來，而是「生育」出來的；譯者的生命靈性伴隨著原作者的思想一併展現出來。本文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

最後兩篇是英文稿，一篇是由馬家和撰寫的“*Ora et Labora*”，從職場與信仰的角度，指出十二世紀熙篤會的修道式資本主義雖只是曇花一現，但卻甚具啟發性。另一篇是「石頭詭論」引起的回響。馮子豪以一階邏輯拆解有關論證，也釐清了上期陳啓恩專文中的一些問題。本文頗為專門，讀者須耐心細閱。

「中神」校園正在擴建之中，研究中心搬到九龍塘歌和老街10號已有一年。新校舍預期於明年年初落成，到時無論研究或召開會議，都會有更適合的地方。期刊的成功，有賴各方學者投稿、作出建議及批評。您的意見，我們是極為珍惜的，可直接電郵本中心。

楊慶球

2007年1月5日